

在今天的世界通傳天主

魏明德著

許志行、袁志雄譯

在反省神操對於當代亞洲的意義時，十分適合回到聖方濟各·沙勿略的經驗上去。事實上，沙勿略的旅程有著矚目的歷史意義。這旅程發生的時候，正藉西方在夢想將世界合一於同一宗教、科學與文化制度的時期，開始發現人類的「差異」有著何等的深度與幅度。沙勿略驚人的速度與耐力使他成就了一次內在的旅程。這旅程延續至現今對全球化的辯論。沙勿略夢想將宇宙合一於基督之下，但他卻發現這「差異」實是神在不同的空間彰顯自己。沙勿略親身經驗了人類在語言、信仰、文化和生活模式的多元化。這可能是前無古人的經驗。他原將這令人惱怒的多元化視為對他傳教事業的障礙，但卻漸次體驗到這瘋狂地多變而複雜的世界正是神真實地生活並工作的地方。這「差異」正是沙勿略在其上生存與死亡的十字架。因它緊緊地連繫著人類合一的願景，這十字架背負起來便更為痛苦。沙勿略在晚年時講述到他聽說有一條連繫北京至耶路撒冷的路（耶穌會首個地理上的目標），並計劃親自行走該路以報告給羅馬。在某程度上，因著他承擔著這「差異」的啓示和對合一有著難以抑制的夢想，沙勿略可算是全球化世代的主保聖人。

雖然沙勿略並非社會分析的專家，但是他能感受到他的世界大同理想及他的文化特質接觸到所有世界文化特質時所帶來的問題。「世界大同」會否成為另一帝國主義計劃的代名詞，因而恢復了他從前想避免的那種人類成功的夢想？還是他所宣揚的信仰上的「世界大同」會帶來歸化而被重新理解？這場辯論仍在進行

中。沙勿略的偉大在於他以本人的、試驗性及很直接的方式面對此問題。

沙勿略的偉大是因為他能夠透過自己艱難一生的旅程所得的經驗，使他的視野演化並加深。他忠信於神操中被喚起的熾熱渴望，但卻自由地讓這渴望有新的幅度和表達。明確地，他那靈修意識在他內孕育的自由和無償，使他能夠挑戰他對神和人類歷史的形象。

在此觀點下，我們可以聲稱神操及依納爵的傳統在今天的亞洲仍然是意義重大的。它們是否意義重大並不是取決於文化本身，而是取決於它們仍能提供修練者一些工具去挑戰自身的文化、自身、神及環境的形像，同時使本身內的願景及渴望得到發展及成長。神操提供一個架構使不同的文化及個人的表達得以形成、改變及發展。當然神操還包含特定的信仰的表達方式及價值觀。但是在此文章提到最重要的價值觀就是感恩的心，它有很強的亞洲色彩，感恩的心帶領你走向賜予你光明的人，將你放在一連串生活當中，令你使它成為不朽。當然在亞洲這核心價值比在西方更為顯著的。

還有，關於沙勿略內心旅程的補說，與現今亞洲領導者及有關人民所面對的靈修工作可能有著比表面看來更為密切的關係。沙勿略需要評估並找出多元亞洲文化資源的意義，沙勿略作為這工作的領導者，帶領著印度、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多代耶穌會士。他是首位多元文化的詮釋者。今天亞洲的領導者必須成為一位「詮釋者」，因為在亞洲需要處理大量而使人困窘的文化、靈修及人力資源的問題 — 此多元性使它成為世界的「中心」。「詮釋」首先是由包含一種意義之正或負面經驗所產生的「願景」。

我們下一項工作就是要試圖描述由多元性的文化、靈修及人所塑造成的詮釋動力。

找出多元性的意義可以很容易被說成等同於展開由不同文化、宗教、語言及社會背景的人作相互有意義的接觸。有意義的關係就自然地與大量的情感及感知有所關連：首先，在交流過程中會產生某種感受，及由交談、語言混合、發現及友誼可能帶出一些樂趣；第二，雙方都確認在過程中會產生情感的轉移，這源自擴闊了的視野、意見及偏見被改變及某程度地分享了集體或個人的情感及記憶。有「意義」的關係會改造、產生及帶出「意義」，這被看成是對事實、人、地方、文字或事件所作點滴的感知，評價及詮釋。為滿足共同的、不論或多或少的目標，有「意義」的關係最終開發或發展成共同的項目及實際可行的合作。

驟眼看來感受到的「意義」是來自發現了某些共同性。但是這些共同性一般不是正面的，而是負面的：是關於危機及挑戰的分擔。全球化首要的是全球都佈滿危機及挑戰。這可能表示不應透過文字，而應透過經驗的分享去發現砍伐森林、浪費自然資源、愛滋病的蔓延及毒品才是我們所有人的挑戰。感覺到共同性可能是來自共同地經驗到傳統方法不能了解自處的世界、身份及文化，或是來自反省關於學校、社會暴力文化的蔓延及有困難去實施和諧及和解的辦法。我們首先分享到的正是迫切及混亂的感覺。

其次是重新了解有多少文化資源可供使用去面對那些挑戰。假如我們面對共同的問題和危機，無論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的世界觀，或儒家、非洲或歐洲社會的核心價值都真正地存有很大差異。無論在生命本身、權力架構、與自然或其他的關係、關於討論及評價的過程、我們觀點的洞察力、邏輯推理法、權威的經書及既有的行為規範都存有難以想像的差異、分歧、甚

至對立。而且我們的文化傳統是深深地嵌在互相併在一起的歷史記憶之中。這使發掘多元性的差異變得令人振奮而又十分迷惑。

因此，我們應做出策略性的選擇。既然領導者決定以多元文化的資源去重新詮釋他們本身的傳統及文化，我覺得「意義」將繼續流傳。透過其他的文化，世界觀及信條提供作為詮釋的資源，我們將不斷再表述我們的文化、世界觀及信條，此情況同時發生在所有參與交流中的人身上。這十分容易理解為什麼透過其他的文化內容去嘗試重新詮釋本身的傳統是正當的。我記得有一位道教經書及歷史學者的中國朋友，我問他在完成了一批重要著作後有何計劃。他答說，接觸了基督宗教後，他深信此宗教在世界上的成功是基於它有力量面對現代的挑戰及以現代化的過程使自身的思想及詞彙不斷發展。他希望發掘一些方法讓道教都可以相似地變成一個真正的「當代」的宗教。在無數的想法及圈子中都有類似的努力在進行中。

在此觀點下，所有的文化、信條及世界觀是被不停重新塑造，給它們下的定義是不會永久不變的，它們會在交流及詮釋的過程中不斷被發掘及挑戰。因此我們身份的核心是永不在我們「之後」，它總是「超越」的，它的本質不能被扼要地表示。它涉及「其他」，而這「其他」的身份都相似地不斷被挑戰及發掘。但是，不停重新塑造的文化、信條及世界觀卻不會引起混亂或融合，它只會給我們的歸屬感及核心價值下定義及使它們的輪廓更清晰。雖然身份是易變及可變的，但它們仍然是個別的實體，所以我們解決共同挑戰的方案將會在實質上具地方色彩及有所不同的。但是，在詮釋的過程中這些解決方案，將與由文化及身份上的傳統理解所提供之解決方案絕然不同。由多元文化產生的多種解決方案將被理解成一組相關的態度、選擇及決定。